

西陲事略



西陲事畧目錄

論往七則

兵事原始

故相遺謀

命將得失

相臣功過

坐失兵機

虛糜帑項

籌畫乖方

述今十一則

形勢變遷

烏垣塗炭

營伍空虛

部眾失散

邊防損壞

伊犁難守

善後方畧

湘軍驕橫

楚軍虛情

金軍飢疲

淮軍殺掠

察來六則

中外強弱

設省不行

建置失機

客勇流弊

禍患鈎連

防患緩急

西陲事略 論往七則



李子雲麟 兩蒼
漢軍人

兵事原始

新疆自乾隆中葉開闢以來蒙回各部畏威懷德百有餘年斤
候相望幾同內地

朝無失德官無苛政一旦揭竿變起不數年全局淪陷其故何
歟當西陲初定之時正我

國家豫大豐亨之日軍府供饌一切取資內地此固

朝廷寬大之仁為歷代所未有然利盡則弊生查陝甘兩省滿
綠制兵及關外各城防換兵丁餉糈經費每多由內地各省協
撥者約近五百萬兩在平靜時尚覺難供迨咸豐年間東南用
兵兼以中原多事各省餉糈不能供給者十餘年關內外滿綠
各營饑疲虛弱直同虛設因之回逆得乘機而起勢如燎原蓋
東南用兵以致西北餉匱是為亂根溯陝甘變亂起於咸豐之
末成於同治元二年間新疆南路變起三年而山北諸城失在
四年伊塔兩城陷於五年時日之先後不同當此城既陷未常
不冀彼城可全卒之搶攘營救終無所濟此由於西北亂根潛

伏已深逮陝甘禍亂既彰關外聲援斷絕則南北兩路同歸淪陷之形成矣。

故相遺謀

當光緒紀元之始正值海防邊防並急之時冬十一月雲麟適奉

命仍赴西陲軍營進謁故相國王文忠公文忠云今四方建議諸臣多因海防吃重請暫停西陲用兵畫關而守

廷論疑之余曾因會議時排衆議之不決者力主進勦幸蒙

俞允因遂有左相督師西陲之

命前此余之所以力爭者何也我

朝疆域與明代不同明代邊外皆敵國故可畫關而守今則內外蒙古皆臣僕倘西寇數年不勦養成強大無論壞關而入陝甘內地皆震即駛入北路蒙古諸部落皆將叩關內從則京師之肩背壞彼時海防益急兩面受敵何以禦之此次以陝甘百戰之師簡銳出關破未經大敵之寇烏魯木齊轄境不難指日肅清但海內帑藏寔虛元氣未復陝甘地方凋敝降衆未安根

本不固烏垣既克之後宜趕緊收束乘得勝之威將南八城及北路之地酌量分封象建而少其力以烏垣為重鎮居中控制南鈴回部北撫蒙古借以備禦英俄寔為邊久遠之計汝具以此意代達左相慎勿因好大喜功鋪張過當致墮前功失此次用兵之本意也

命將得失

關外自同治三年叛亂迨於光緒初元各城淪陷者十餘年前此因關內未靖餉道阻隔屢次調兵遣將卒無成功姑勿具論元年者以湘陰左相因督西師追勦四年之間累克各城師行似利而究之於西陲大局能發不能收且貽後患時論多疑之而亦未能言其深蓋自命將之初得失已定請詳述之前此諸將患在無兵而左相擁楚軍數萬皆曾經戰陣簡精銳以進勦其兵足前此諸將患在無餉而左相有前辦陝甘軍務所定各省協撥歲額數百萬益以所請京餉洋款等項歲可八百數十萬其餉足前此諸將苦於因循畏蕙而左相堅忍強毅能任艱鉅其才亦有大過人者凡此三端皆

朝廷用之得當故所向有功然其失亦三故流弊甚大西北用兵宜用北人左相於西北地方情形未能諳悉又不能親身出關凡事以耳為目諸多弊塞一也關外用兵宜用陝甘及北方之人今其部下皆南人不習北方風氣水土可暫難久二也左相秉性褊急夙無容人之量衆所共知近日恃功驕蹇日甚一日喜諛惡直黨同伐異人言不進三也今新暈雖云克復而後患甚深推其根由皆三失之所召譬如用藥專用攻伐偏勝之劑不加培補則標病雖除元氣失陷變症之來將有甚於前症者

相臣功過

今東閣大學士湘陰左公以積功致高位其勲名著於當時無須贅言其性情人品瑕瑜互見其遇事也堅忍強毅獨任艱鉅是其所長而能伸獨斷不能集衆思又好是已非人以致人言不進是其所短不辭勞瘁鉅細躬親是其所長而疑忌性成決不肯以是權假人每每顧此失彼舉近忽遠是其所短近年朝廷重其勲望倚若長城海內輿論亦莫敢輕議之是皆震於

勲業而未能深悉其底蘊寔則功過具在不容掩飾請申論之
當其在湘幕也時局傾危能聯絡官紳保全數省大局雖不無
偏覆實功多而過少及奉

命督師身任封疆則忠義憤發肅清浙閩等省殄除鉅憝亦功
多過少蓋其才本沉毅有為而復人地相宜一切地方興利除
弊諸政尚未竟其所施遽爾改官寔可惜也至於辦理陝甘軍
務則功過相半何也左相承楊劉諸人辦理失當後驅南軍用
之北方風氣未宜而能驅任策力殄除強寇其調兵遣將籌畫
布置俱有可稱卒清畫圍還之職方是其功也而亂平後安插
降衆未能協宜終貽後患其過猶小西北大患在兵丁額餉仰
給南方匱則生亂左相以督師重臣兼任封圻

朝廷之上言聽計從權無掣肘事可從心雖楚軍百戰之兵一
時未能盡去然自古東南財賦西北士馬前此西北制兵因無
餉而虛弱豈無轉移之方乃自楚軍入陝境後迄光緒初元合
計實用餉銀七千餘萬兩之多而於陝甘兩省地方制兵毫無
整頓且將楚軍客勇分防兩省境內形格勢禁令他人驟難接

辦是外亂雖平而容兵不能撤本兵不能復其失一甘肅境內專恃外省協撥有兵無餉是為亂根及大亂初平諸務草創正可興利除弊改絃易張使境內能養兵無需盡賴協欵建經久不易之謀乃不此之務而惟竭海內之力供支楚軍日不暇給饑匱時虞其失二或疑平亂有功而持此論以求之未免太苛然左相以經世自命非庸碌者比春秋之義責備賢者社稷之臣固如是乎至於辦理新畫軍務以來則過多功少非親見者無由知其深蓋嘗論之此次左相任事西陲

朝廷委任有異數三端歷來西陲用兵皆以旗員為帥此次以左相勲高望重特頒

恩命俾總西師一也參贊幫辦大員向由

特簡非臣下所敢請此次

寄諭垂詢俾自舉所知即依所請任用以期聯絡一氣免致參商二也向來西陲將帥專司前敵軍事其肅州西安等處各糧台皆另

簡大臣分辦互相稽考更無將帥兼理地方之事此次左相督

辦西事既未開除陝甘總督員缺而後路各糧台仍歸其一手派員經理三也凡此三端皆昔日未有正古人所謂託以不馭之權者為左相者宜如何敬慎存心以期無負委任乃查其所為不但不存心敬慎而傲慢日甚流弊日滋怙勢病國挾私取度皆由一念驕盈所致事迹甚多難以枚舉謹擇其尤要者三端臚列於後

坐失兵機

西陲征討揚威遠外今在將帥得人自昔我

朝用兵未有大將不臨前敵而能奏功者此次左相督師西陲既未開地方員缺又兼理後路糧餉故不能親身出關只可駐紮肅州兼理兩路東起潼關西抵伊犁喀什噶爾橫亘萬餘里斷非一人耳目之所能周全在襄理得人方能集事然後路轉運糧餉其事稍緩雖遠尚能兼顧若前敵軍情則頃刻變換豈數千里外所能遙度督辦既不能出關自應將關外一切調兵發餉之權付之幫辦事權方歸畫一乃左相於進兵之前函囑幫辦金都統毋庸節制湘軍抑思幫辦既不能節制湘軍又豈

能節制蜀豫各軍是諸軍全無統率矣且金幫辦係左相所舉如謂能勝其任則應推誠付託如謂不能勝任則宜另舉賢能豈有陽存其名陰去其實令諸軍漫無統屬之理乃左相不顧

國體不卹人言毅然行之二年夏湘軍進抵古城將攻烏垣左相慮幫辦分湘軍之功囑金軍防後路勿進金都統不從率部下與湘軍同進會攻古牧地賊巢克之其時兵力數倍於賊應以統帥駐紮烏垣分兵下西南兩路則吐魯番即時可克瑪那斯亦斷不能守烏垣全境肅清善後事宜即可以當年舉辦乃湘軍探明賊已棄烏垣不守貪利先進比金軍聞之隨後繼進則湘軍已查封所得賊糧並將房屋佔盡金軍部眾不平嘖有煩言都統恐別滋事端兼欲專西路迪化功猝引軍而西值白余各逆已過山南遂報連克數城而卒困於瑪那斯南城之下湘軍本游擊之師因其時金軍已西遂為烏垣所羈不能復動賊見官軍不進乃修戰備於達般城而以輕騎擾後路復為固守山南之計轉敗為銳失機一也金軍久困於瑪那斯不得已

復調湘軍卒以號令不一累攻不下及至賊寔乞降又以辦理
歧異部衆殺掠逋寇逃亡為賊人所笑損威失重失機二也逮
三年春進兵山南其時金湘兩軍積不相能遂南者南而北者
北不復相聞左相以豫軍由哈密進湘軍由烏垣進蜀軍由古
巴進是為三路會勦之師而以卓勝軍駐防烏垣先是左相飭
豫軍與湘軍會勦卓勝軍蜀軍並歸湘軍節制調遣金徐兩統
領以該軍不歸幫辦之將軍節制反歸一統領道員節制名實
紊亂心懷不平及湘軍克達般城與蜀軍會於吐魯番城白逆
安夷方收其部衆棄城而西計官軍兵力數倍於賊儘可一鼓
聚殲乃湘軍因爭糧爭功方與蜀軍交鬪豫軍前隊見兩軍相
爭從容望見不敢前進雖三軍畢至而勢散情踈卒至白逆收
其部衆擁蔽安夷從容殿後而去失機三也安夷酋長伯夏於
三年四月在庫爾勒城仰藥死南八城內亂若即時進兵則南
畫立復乃其時湘軍恃功而驕抚不用命諸軍人心解體觀望
不前致使白逆扼河為守更延數月失機四也逮三年冬進勦
南路其時關外征兵南北兩路凡六七萬人果有大帥親臨調

度號令諸軍相機雕勦全力兜擒則安夷白逆均無所逃乃左相既欲使湘軍專其功而湘豫兩軍不能相統貌合神離官軍抵阿克蘇時安夷酋長伯克胡里等請獻白逆問

朝廷何以處之當時若處置得宜全功立竟乃張劉兩統領以事關重大疑不敢決勦撫兩端俱無成算卒將安白兩首逆全行縱入俄國數載之功墮於一旦失機五也凡此數端皆因大將不臨前敵以致坐失事機至白逆已失而猶不自省察反令

朝廷代為索取殊不思兩軍對敵累於數里數十里之內者今欲遣使興詞求諸數萬里外得之亦失

國體不得更損

國威失計甚矣

虛糜帑項

左相夙有清名督師多年用餉以千萬計而家無餘資人皆稱之左相既以此自負

朝廷亦因是倚任愈重然他人之貪小者自敗身名大者貽害

百姓亦不過一時一方之害左相之清能使海內虛耗國為之弊而

朝廷之上猶不能知則其患百倍於貪婪也陝甘往事糜餉數千萬而不能整頓本兵為可議然

雲麟

不知其詳姑置勿論若

新畫事則皆所親見可得而質言之左相之大弊在於用人喜諛而惡直舉近而忽遠於所經見者則苛而求之於所不見者則疎而置之今則所設糧台轉運各局東自上海起西至關外南北兩路止東西橫亘萬數千里防勇自潼關迄西陲東西

亦將及萬里既非一人耳目之所能周又決不准他人干預其事就中百弊叢生其可指者約數端一曰局員之浸漁也一曰運脚之浩費也一曰楚軍之虛耗也一曰湘軍之浮濫也此其事之可稽者計關內外楚軍征防各餉按月需支實銀七十餘萬兩每兵機一失則坐耗數百萬至諸軍臨敵解體則餉皆虛糜要而論之此次進兵西陲以兵勢論克復於疑是相木齊及辦善後得寔餉千數百萬可以著有成功今左於辦理四年之久耗餉三千數百萬之多凡根本之圖絲毫未立中外皆為之困是

否虛糜至明且顯受任責成咎將誰歸歟

籌畫非方

數載以來雲麟于役西陲目擊關內外種種虛空凋敝情形竊歎故相國文文忠公之前言寔不愧老誠謀國當烏垣既克之時曾以其說委曲陳達左相疑信半之三年春吐魯番克後烏垣全境肅清關外藩籬已固雲麟曾再申前說其時海內之人莫不望養兵息民稍培元氣即與左相夙契之譚中丞鐘麟劉京卿與諸人叔齊意亦相同皆致書相勸乃

密諭垂詢令其統籌全局為萬全可久之謀而左相不卹人言竟以地不可棄兵不可停覆奏且議建行省設郡縣此皆鋪張揚厲之謀當務美觀不求寔濟殊未思烏垣守備不固則伊犁雖得難守南疆雖得必失與其墮成功而啓後患莫如慎終於始

朝廷之上但見其奏報所陳戰勝攻取凡事曲從一如所請而於形勢變遷地方塗炭營伍空虛部衆散失邊防損壞客勇驕恣餉匱兵饑隱憂顯患種種情形未能親見第將收伊犁建行

省一切曠日持久必不可行之事漫冀成功於將來譬如火將
然眉而方掘井以救之焉能有濟其如諸患鬱積勢將決裂
何

西陲事略述今十一則

形勢變遷

昔日新疆以伊犁為第一重鎮烏魯木齊次之南八城又次之今日之形勢則大不然或仍詔其說而不改則未目擊其情形耳近日確情當以烏魯木齊轄境為第一重鎮伊犁次之南路又次之必欲拘泥陳迹則雖得難守轉多後患查伊犁物產豐饒甲於各城然四面高山中間沃壤南北不及二百里東西不及三百里形如長几烏魯木齊則南屈高山北臨沙漠中間沃壤連延一線寬處不過百里窄處或數十里至一二十里不等而東起木壘河西抵綏來之西湖橫亘近千里截長補短其物產亦略與伊犁相埒再益以吐魯番所產則有過之無弗及若南路八城皆面戈壁雖有沃壤零星細碎無堪建為重鎮者分兵以守備多力分難於持久實莫如分封建置等諸要荒今伊犁為俄人所據雖得難守不如姑緩之而先整飭烏魯木齊待烏垣境內守禦既固足敵俄人然後徐收伊犁與之大牙相錯畫疆而守比時南疆亦自當就我鈴束永無後患故曰今昔

之形勢變遷迥不侔也

烏垣塗炭

烏魯木齊既當今日第一重鎮則舉辦烏魯木齊善後亦當為今日第一要務不容稍緩而無如其事極難即便認真舉辦尚難措手况並未舉辦而更荼毒之乎要而論之今烏垣善後難辦情形其患有四一曰無民二曰無兵三曰無居處四曰兵多於民其故何也西陲變起南疆為纏回所據旋為安夷所得其種類相近不甚殘殺故克復後回民尚多伊犁失後旗蒙各部落多避入俄境旋經俄人收復纏漢各回亦不得與各部擅相殘殺故至今各項人眾存者尚多惟烏垣境內先經漢回將旗漢人民殘殺殆盡後經安夷侵掠官軍克復地方復將漢回誅殺殆盡今統計烏垣轄境之內東自巴里坤鎮西廳起西至伊犁迤東綏東縣境止山北之地綿亘數千里居民不及三千戶而商戶及漢回在內實計漢民不過數千百戶耳雲麟嘗行經其地惟見各軍留防客勇碁佈星羅聯營不斷或竟日不見居民所歷城池市鎮舊日人煙湊集處荆棘成林瓦礫滿地

不見一人傷心慘目不可勝言細詢其故半由亂後回逆焚燬使然半由克復後駐防客勇撤屋為薪日久而拆毀淨盡今數千里內一片焦土矣兼之滿漢額兵蕩然無存去客勇則無兵無民何以為衆留客勇則有兵有民何以供支仰給內地則勞費萬狀豈能持久徙內地民實之則戈壁數千里窒碍難行緩不濟急改客兵為民則驕惰已成不能振作若有此數端雖善者亦難為力況務廣而荒置諸不顧乎故曰烏垣塗炭乃今日西陲之第一患也

營伍空虛

郡縣之地以民為本軍府之地以兵為本新疆舊制以軍府而兼郡縣者也今其戶口塗炭情形如此是郡縣之根本斷矣雖有轉移之法急切何能為力則請再言其營伍山北之地沙漠荒涼無論冬季嚴寒即秋末春初往往雪深數尺非南人所能久居故換防之兵惟甘省風氣相宜舊日鎮西迪化兩屬本地各有制兵今迪化境內制兵已蕩然無存鎮西雖有存者亦虛弱不可使是關外已無綠營兵欲實其營伍全須仰賴關內無

如關內營伍惟甘涼蘭州三處稍存舊規他處亦略與關外等如木無本如水無源何由條達凡此皆連年用兵餉項為客兵所耗之故然綠營雖弱猶稍可存活者則因額餉雖缺或耕或賈各有本業若滿營則更甚巴里坤迤西駐防雖有子遺不復成隊姑置無具論如西安涼州平番等處滿營兵丁形同乞丐所以然者蓋由額餉既不能得又別無生業而巴里坤最甚者則以額餉尤缺關外食用尤貴故也新疆軍府制度舊以旗兵為本綠營為輔今關內外滿綠制兵虛空如此則西陲之大患也

部眾失散

朝廷經略西陲固以旗兵為本綠營為輔而規為制度歷久不變者亦恃蒙古諸部落有以維其外也查烏魯木齊舊設滿漢兵而其北皆蒙古諸部落藩蔽之若伊犁則以滿漢兵萬餘居中為主環以索倫錫伯則介乎滿蒙之間者又環以察哈爾額魯特則皆蒙古之編入旂籍者此外則部落之大莫過於土爾扈特當該部初入中國時丁口蕃盛

純皇帝以衆建少力之法分隸各城百餘年來永無侵叛寔藩部中之最忠順者今自西陲叛亂以來索倫錫伯察哈尔額魯特四部衆半淪於賊半陷俄境皆流離轉徙日見疲弱而土尔扈特各部久罹回逆荼毒凋敝尤甚以罕旂下論舊日五十餘佐領丁口十餘萬今所存不過萬餘且為俄人所羈疲弱甚矣哈薩克布魯特兩部合數十萬衆舊屬於我現經隨地分歸俄人伊犁纏頭亦投歸俄人未受懲創該三種人皆休養生息有增無損以目下情形而論彼之藩離完固我之藩離破損若不急圖保聚則將不可收拾故曰部衆散失西北之大患三也

邊防損壞

我

朝北境與俄國鄰界二百餘年矣前此何以無事近來何以邊事日棘查咸豐十年所定俄國條約內開此後西量未定之交界以山嶺大河之流及中國常住卡倫等處為界溯舊日中國常住卡倫外有哈薩克布魯特烏梁海諸部落諸部外尚有隙地交界相距處遠在千餘里近亦數百里中有隔闕故可

久遠相安自有常住卡倫為界一語則隙地既失哈薩克布魯特兩大部落俱被侵去西北諸城皆難安枕而伊塔兩城則尤有岌岌不可守之勢何也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兩城雖分界後形勢日蹙幸卡倫離城較遠其患稍緩若塔城則卡倫距城甚近故界後其患甚急然塔城雖尚是一面當若伊犁則更有甚者伊犁為極邊重鎮溯當年建置滿漢兵萬餘分處其中索倫錫伯厄魯特等旗拱衛其外九城相接棋布星羅不可謂之不密然內則漢回纏頭與滿蒙各營雜處於東外則哈薩克布魯特環峙凡索倫錫伯各旗營屯地方與該兩部落交界處俱曾設有卡倫故伊犁大城附近西南北三面皆卡倫也當年卡倫雖設其外均屬於我故可守今伊犁交界尚在未分逆計將分界時無論其於卡倫之內別有所侵即便披卡立界決無所侵卡倫之外盡屬於彼僅於大城附近之地縱橫一二百里應屬於我形如彈丸勢如釜底何以為守故曰伊塔之患中於當年不自今日始也此所論者卡倫以外若卡倫內地查俄國續和約第四條內開交界各處准兩國所屬之人隨便交易

並不納稅又陸路通商章程第一二款內開邊界貿易在百里內均不納稅其稽查章程聽便又俄商前往中國所屬蒙古地方貿易亦不納稅如無三連執照不准前往等語夫前約既准其隨便貿易後約又准其連邊界百里內無稅是各卡倫已聽其攔入從此雖再行千里亦更無攔阻之方所謂無票不准前往各處之說直成具文又分界章程第五條內開人隨地歸倘有越境即行撥回免致混亂等語立法似善然雲麟嘗經過伊塔地方但見彼國越境之哈薩克布滿山野以千萬計人數衆多又無法令何以制之何能撥回至其商販之衆魚貫不絕源源而來未見有持票者中外之防蕩然無存所以然者由於大亂之後地曠人稀衆寡不敵以故彼得乘虛而入故曰邊防損壞西北之大患四也

伊犁難守

近年來俄人日以交收伊犁如要挾之具今之論者或慮其重索兵費或慮其要挾通商各款滯碍難行誠不為無見然率以不得伊犁為憂收回伊犁為喜此大不然其故何歟請申論之

俄人賦性惟利是圖居心似信實詐然其遇事也善籌大局於地理尤精詳是其所長雲麟查其近日舉動復以往事証之竊有以其心矣伊犁九城縱橫相睽東西不逾二百里大城居其中今該國將大城巴彦低霍尔果斯三城房屋俱平毀清水河塔爾奇綏定三城俱付難回住蘆草溝城盤子俱棄置而專於大城東南九十里之金頂寺及固尔扎兩處拆各城材木營蓋市廛橫亘幾二十里用費以數百萬計不知者疑其不營西北轉營東南為失計殊不知俄人得此八年之久誠入數十萬豈肯輕棄日日籌畫豈無定見蓋欲外假交收之名以示惠而使俄終不能居也伊塔兩城卡倫形勢前已叙明交收事無論一時難辦即幸而得之彈丸之地四面受敵何以居守而要論之今日

朝廷若不憚敗約以兵力攻取伊犁在所不言若重開邊釁得伊犁於俄人之手則其患有五各城所遺精銳漢回三千餘人抵死不降日後須隨地分歸俄國為之爪牙一也纏頭哈薩克等衆均經助逆未受懲創分處內外終多反復二也膏腴

之地僅存東北一隅各旗人衆無以自容三也城池平毀急難
修復四也俄人既環其西又亘其東五也有此五患重兵一撤
傾覆立見而議通商償兵費分量定界等有無滯碍尚不
與焉

善後方略

前述各條其種種情形已如彼若然將奈何曰今日西陲之事
外強中乾貧弱在內欲圖日後之自強當先圖目前之自立自
立之術何在速修烏魯木齊根柢是已當烏魯木齊之克
復也是西陲治亂安危之一大轉關其時伊犁情形難得難守
南疆情形易得難守主至計者宜知伊犁雖得難守之寔暫緩
南疆不宜為欲收伊犁之故肆力南疆也然則善後方略何如
對曰以烏魯木齊為腹地安插各項眷兵則有根改伊犁為換
防處所不置眷兵則可久等南路於要荒衆建少力不設防兵
則無侵畔速撤各項征兵則餉項不致虛耗稍留餘力外以舉
辦西陲善後內以整頓陝甘營伍則元氣漸固後患不生凡此
四端惟在知之明行之決猶疑觀望其機坐失矣行之之法維

何在銜名務實今關外如迪化地方並無漢兵而猶

簡放提督古城烏魯木齊等處並無滿兵而仍設領隊哈密無事可辦而猶設正副員缺等而上之至於將軍都統額缺皆與現在事體不符照奉

簡放名實俱損為當時計

朝廷宜盡罷各項官

特簡重臣經略西陲便宜行事改絃而更張之規模既定再設額缺則名實相符矣或曰改絃更張將無欲建省之說同曰不然

關外各部種類紛歧皆不可以郡縣治宜郡縣者惟內地遷居之民今大亂後關外數千里內所餘戶民不及五千戶合計不抵內地一縣郡縣根株已絕而左相猶侈言建省適得其反何能有成查烏垣舊制係郡縣與軍府參用今即欲復舊觀亦非數十年生聚不可茲所言歸並之法擬去郡縣而專立軍府並略仿前代衛所邊軍之制其事至速其效至捷不至暮年規模可定請條類其事而申言之烏垣大亂之後城市為墟蕭條無人欲移內地駐防實其地路遠費重卒難舉辦查伊犁及塔

城寄居現存人口滿營綠營各八百名上下索倫不及萬人錫伯一萬八千餘名厄魯特上三旗人口在俄境未回下五旗在伊犁者萬餘人察哈爾兩翼共二萬餘人合計以上各項共丁口六萬零去老弱婦女亦可得精壯二萬人若將此項人衆全數移入烏魯木齊境內則烏魯木齊既不致有地無人各項人衆亦不致流離失所受俄國鈐制至安插之法則宜以滿漢營及索倫錫伯各旗置於烏垣附近其外則為察哈爾又其外則為厄魯特再查土爾扈特各旗人丁最衆當年為衆建少力之法分隸各城今該部衆世篤忠貞惟大亂後流亡散失合計丁口不過數萬宜將該部落各旂人衆調集一處安其遊牧於伊犁迤東塔城迤南烏垣迤西一帶地方使之聯絡一氣外禦哈薩克布魯特等衆為北路一大藩籬至烏垣迤東抵木壘一帶土田饒沃旂蒙人衆尚不能盡其地利由內地徙民亦屬緩不濟急查關外現有客兵六七萬人兵多於民勞費不支宜撤其四分之三酌留精銳一萬五千人分屯烏垣境內以備緩急餘者均遣撤使歸關內其中有眷口者約可萬餘皆編為軍籍分

隸衛所使為屯丁合山北現有居民二三千戶如再不足酌移
山南安敦至三處居民補之再移關內甘涼肅之民補三處費
省效速實計可得萬五千戶如是布置烏垣境內耕屯衛所碁
布星羅三年之內軍食有資既無仰給內地勞費轉輸之苦又
無朝夕匱乏借助俄人之憂實邊塞久遠之謀屈指計之其
利有六烏垣安地不致久虛一也各旂人衆免受俄人鈐制二
也眷兵移出後交收伊犁之事可遲可速進退裕如免生枝節
三也土爾扈特部衆散而復聚四也客勇即時遣散免致坐耗
糧餉五也南蠻諸部落臨之以威結之以恩使彼傾心歸化堪
垂久遠六也或疑如此收束未免示弱於俄國是大不然夫中
國與俄國強弱在修內政不在務外觀試問今日能將常住卡
倫為界一節翻案否若能翻案前說可廢否則重鎮必不可臨
極邊况四面被圍乎康熙中黑龍江將軍設於愛琿乾隆中因
其臨邊移駐齊齊哈爾其時愛琿城距俄境約千里當湏量移
往事可驗伊犁之不可復為重鎮早伏於庚申定約之時更何
疑焉

臨敵冒邀功賞恃路遠無可稽考貪偽虛浮無所不至遂成
尾大不掉之勢左相亦無可如何目下該軍是卒末弁皆以
積功至提鎮而月支糧餉照舊額幾增至四五倍且其將弁奢
侈成風亦不顧西事之速平何以言之舊章每勇一名月支
銀四兩二錢今關外加食糧合糧價運脚已增至一倍有奇楚
軍營制每營弁勇夫丁七百餘人今關外各營不過二三百人
湘軍雖人數較多亦不及四百人然各營勇額缺月餉尤缺難
以覆核若湘軍則有益無絀以六成寔人關十成加一倍半之
糧餉非四五倍而何專論該軍行糧月需二百萬斤年需二千
四百萬斤關外運脚倍於糧價至省亦須百數十萬兩按年月
餉又需百數十萬兩共需寔銀二百餘萬兩今該軍雖號稱馬
步將近二萬寔亦不過萬餘人耳以萬餘人歲耗三百餘萬寔
餉日久何堪故曰湘軍驕橫西陲之隱憂一也

楚軍虛情

近年來自潼關迤西嘉峪以東數千里內分防各營皆楚軍也
或仍為營或改為旗約略百數十營旗因大亂後陝甘制兵未

復故客勇防營未能即撤自左相西行於今三年矣其防營近皆空虛怠惰不可復用何也客勇積習久無戰事則諸弊生而左相又喜諛惡直所用多阿順之人夫武夫本無遠識而取其面諛者必將惟利是圖相距既遠則虛偽日多劉京堂雖極力整飭而緩急未當且縱橫數十里不能親歷終鮮寔濟雲麟親見陝甘沿路防營皆紀律廢弛無復舊規耗餉有餘禦變不足徒使餉項虛糜營伍制兵無由整頓故曰楚軍虛惰西陲之隱憂二也

金軍飢疲

或問今伊犁將軍金公順為何如人曰騎將之良也能軍乎曰未也或疑其曾隨故將軍忠勇公多隆阿以驍勇善戰稱為能軍而不知其於客勇營制紀律未能嫻熟步隊寔非所長至於身為大帥則委曲遷就敷衍目前是其所長而優柔寡斷終誤大局是其所短今西陲用兵諸軍軍容以金軍為最劣損威失重啓俄國輕狎之心率由於此雖非其罪而亦不得謂之無罪也金將軍與左相同辦新軍軍務督辦既不能出關則關外兵

餉事宜應由幫辦主持乃左相飭出關各軍及關外所設糧餉轉運等局俱不受幫辦節制試思兵餉兩端既不與聞則幫辦寔為虛設在有識者即當請收

成命免致大權旁落損失

朝廷制度乃隱忍猶疑不敢與較其失一然猶曰不得已也至其本軍政令則尚可自捺查金軍舊有各省城撥協餉二百數十萬左相亦指其軍有專餉不須接濟然各省撫藩皆規避楚軍協餉不及八成以上處分極力供支至金軍則不以介意就

二年論正當攻勦喫緊通計各省城內撥款不及四十萬此時為金軍計宜去弱留強貴精不貴多其軍尚可用及徒務虛名不即裁汰所部各營虛額過多老弱眷口充牣其中因缺餉故不能整飭軍政日壞流而忘返其失二斯時關內轉運及關外採買之糧均為楚軍支用淨盡金軍部眾始採買關外新糧則無現銀欲轉運內地陳糧則無糧價更無運費軍食全無所資不得已而求諸俄人俄境糧價輕減一時固為便利然彼國送糧之人日以千百計交易既久不但軍情虛寔為彼所窺而且

軍儲有無為彼所制其失三用兵之道平時紀律貴精臨時進退貴速茲金軍步眾糧台設於敵國昔所未有又老弱充斥夫丁駝馬俱無稍有移動曠日持久其失四故曰金軍飢疲西陲之隱憂三也

淮軍殺掠

金軍雖糧餉缺乏而山北戰事勉強支持尚與湘軍同功二年冬議三路進兵吐魯番左相敗湘軍專攻南路乃調卓勝軍防後路金軍門亦不願與湘軍共事遂引軍而北是為淮軍住扎烏垣之始時烏垣亂後居民雖少境內民房尚在十之五六亦金湘兩軍拆毀不多迅速修補易復舊觀及淮軍填扎毀屋為薪肆行劫奪營宿居民不堪其擾竄伏山谷幾無孑遺不及期年千餘里內一片焦土蓋卓勝一軍原係捻逆投誠之眾殺掠性成置之前敵尚可收其精悍之用留防後路則地方塗炭矣烏垣善後關係西北全局今情形如此元氣失盡雖有善者亦難為力故曰淮軍殺掠西北之隱憂四也

西陲事略察來六則

中外強弱

中國西北諸城與俄國相鄰歷有年所自咸同以來邊事日棘其故何也我

朝之治西陲務在寬大俄國務在苛覈何以見之駐防旗綠營兵無論各項蒙古屬中國者輕重俱有額餉而彼則徵丁稅纏頭哈薩克布魯特中國俱無所征彼亦征丁稅是矣乃中國近日邊事反不如彼豈寬大不如苛覈歟雲麟嘗經歷彼我交

界地方詳求原委我雖寬大其弊流於縱弛既久綱維頽敗百廢不舉故諸亂生彼雖苛覈而法度謹嚴又其長在見可而進知難即退故能乘我之暇蹈我之虛專論近來中國用兵楚軍戕耗八九百萬而金軍高武軍伊犁巴哈四城協餉尚不在內約計歲需千一百餘萬用兵三年已耗餉三千數百萬關門以外現屯征兵六七萬人詳查彼國邊界防兵不過數千既無如此多兵亦未耗如此巨餉何其勢轉勝於我蓋中國現在舉辦西陲兵事弊在外強中乾貧弱在內為今之計宜收斂不宜外馳

如烏垣不能守而務取伊犁山北不能固而從事南臺是何謂
收斂則前所言樽節歸併之說是蓋欲圖日後之自強當先圖
日前之自立若再不修根底而徒為荒遠之謀不但無成患且
立致譬如久病之人元氣未復宜調其飲食培其營衛若令升
高逾遠開弓躍馬倘致顛踣將有不堪復救者矣

設省不行

新疆改省窒礙難行其說已畧具於前請復條類其事而申言
之郡縣之制以民為本今關外山南一路由玉門安西燉煌直
抵哈密縱橫二千里內共有商民二千六百餘戶從此而西經
吐魯番直抵南八城皆纏頭無漢民其北路自巴里坤之鎮西
起經奇古濟木隆阜康迪化昌吉至綏來止東西二千餘里實
有商民不及三千戶迤西則皆蒙古各旗地界兩路合計五千
餘戶漢回商戶在內欲設郡縣實無根本不可一也此五千餘
戶流離失所並非完善不足抵內地一縣而舊設有兩州六縣
三廳亂後已苦官多民少無可為治况更添設乎不可二也欲使
民實邊則中隔安西至哈密哈密至闢展巴里坤至木壘三大

戈壁皆橫亘千餘里水草缺乏難以舉辦不可三也南路纏頭
回非郡縣所能治不可四也北路旗蒙各部落亦非郡縣所能
治不可五也曠日持久致北路善後事宜延擱不能舉辦不
可六也南路八城留兵少則備多力分不足彈壓留兵多則耗
餉難支不可七也回疆雖多饒沃皆戈壁圍繞零星細碎無堪
建為重鎮者兵行其地軍儲就近採買則可行至其原奏內稱
餉項就地取資一說則斷斷難行各城纏回種類紛歧我
朝舊制僅以荒服要綏未嘗有所科斂尚致日久生亂今將
橫征暴斂以求之不可八也且即橫征暴斂能得幾何我
朝制度西北之地有兵無餉是為患根即甘省論額征地丁錢
入僅二十八萬有奇而滿綠兩營待給於他省協餉錢額三百
二十餘萬利弊顯然試問甘肅之與回疆孰重孰輕其利害
得失孰大孰小整飭內地居民與辦理荒遐回衆孰難孰易
若曰回疆膏腴甘肅寒瘠則甘境秦用之富饒甯夏甘涼
肅州渠水之利甲於西北饒沃雖不如回疆而廣衍則過之左
相以封圻督軍務近復身兼將相者十有餘年矣不能興利除

弊以甘省之地養境內制兵為

國家計久遠但見挾威倚勢搜剔各省儲胥供支楚軍客勇坐致海內凋敝日甚一日而欲行其說於萬里遐荒之外將誰欺乎然則西陲建省之說亦可廢然思返不待再計決矣

建置失機

或曰事已至此為今日計若迅速舉辦烏垣善後猶可為也是大不然何也夫邊疆大計其機貴決於

廟堂而任其事者亦貴知之明而處之當此次西陲軍務以兵勢論烏垣轄境二年夏秋間一戰可定既定後速停兵舉辦善後至今二年之久已有成效無如兵機生失其說已具於前然兵機雖失尚屬利中之鈍善後事即於三年春克復吐魯番時舉辦雖遲猶可為或又曰其如白逆未獲何對曰當時安集延夷酋伯夏已死南疆內闐安夷部眾陝回餘党及八城回目三項人既不能相容又不能相下群情散渙人各為心我若用其二去其一反掌間事然則何如曰計惟有停兵不進但駐重兵於烏垣吐魯番兩處扼守要隘此外各路客勇分別裁撤速修

烏垣境內守備事宜一面宣布

朝廷威德使安夷部衆及八城回目人等合力縛獻白逆許其分發安夷畏威回目懷德況伯克胡里等久有納款之心貪賞畏誅合謀撿獻緩以時日必無不成既得白逆量功為賞正合衆建少力之謀如此辦理似鈍實利既從左相地不可棄兵不可停之謀則似利而鈍寔何以言之西量用兵楚軍誠需餉銀八九百萬而金軍豫軍及各城協餉不與合計每歲所需在千萬以外即按一年一千萬核算從去冬至今秋一年半應得餉銀千五百萬若彼時停兵樽節此宗巨款以五百萬供烏垣兵餉足支三年之用以五百萬辦烏垣善後百廢皆舉以五百萬遣撤楚軍客勇則免日後飢匱之虞陝甘營伍亦可漸次整飭是關內外大局一舉可定也今南量雖復而伊犁不可得烏垣不可守客勇不能撤兼以調度乖方安白兩逆全行縱入俄國貽害無窮以致隱憂顯患宛轉鈎連急不可解雖有善者何能為力事機坐失固由左相任事偏矯之弊而亦廟堂之上成算未決故也

客勇流弊

湘楚等軍種種弊端業經述於前然皆就一端言之未及其全局也今請進而言之其在光道之末承平日久營伍廢弛迄咸豐初天下大亂咸同之間所恃以削平粵捻以諸大亂者客勇是也故禍亂雖平客勇猶在淮楚兩軍其最大矣今

朝廷不以制兵為事專養客勇者意謂客勇得力制兵不得力也抑思制兵之不可用自於廢弛豈無轉移之法客勇雖得力然利盡則弊生豈可漫無防範今請論兵勇強弱之由制兵之不振其端有二一曰餉項不足一曰文法太甚餉項不足故營伍空虛文法太甚故事機扞格此其所以弱也若客勇則不然餉無久稽故其軍易練不為文法所拘故應變速是為兩利然行之既久亦有大弊二端一曰認人不認官二曰詳潰滋事制兵於本營各官奉令唯謹交易更替無敢稍違客勇則於夙所親習之人不論官階畏而服之苟非其人即位尊權重亦不肯服其約束制兵無餉僅止虛弱不至猝然生變客勇則每遇餉缺詳潰必滋大事凡此二端皆生亂之階積久必發夫月

輦知風礎潤知雨機之所見事可預決今西陲事務外象順利而寔虛弱已極蓋最可慮者東起潼關西抵伊犁喀什噶爾綿亘萬餘里間滿漢制兵全無可用惟各項客勇分防駐紮連年腹地災沴頻仍倘一旦別有事端或餉項不繼或糧道阻隔各軍客勇一潰勢若燎原形同鼎沸彼時顯憂隱患皆將乘機而起雖有智勇將何所施海內大局庸可問乎

禍患勾連

今西陲之事外患之大莫大於俄人內患之大莫大於客勇顧俄國之患人皆知之客勇之患人罕知之關內外逆回倡亂殘害軍民荼毒地方人所共見而其源起於行伍廢弛使然或未之深察客勇勦除逆回克復地方亦人所共見而其終將致大亂尤當時所難知蓋苟非彰往不能察來有由然也目下外亂粗平人多謂可以暫安不知當年起亂之由在營伍廢弛今則並廢弛之營伍亦無之而關內外地方塗炭人民凋弊種種情形不堪入目譬猶久病之人元氣失盡

朝廷若能以時修政令固根本則俄國客勇兩患均可默化於

無形無如泄沓相安事機已失於前則兩患將並作

雲麟靜言

思之俄國之患久而緩客勇之患暫而急無客勇則俄國之患不速無俄國則客勇之患不烈刻下兩相鈎連客勇如堤之將傾俄患如河之將決一旦並發飄流汨沒勢有必然而當事者方以為長治久安邊疆永奠此誠區區愚忱所不解也何謂鈎連俄人前以常往卡倫為界一語將哈薩克布魯特兩大部落全行侵出繼復乘亂收取伊犁居高臨下近復使哈薩克部眾侵入塔境借通商運粉為詞使所屬纏頭諾蓋衣等眾往來山北腹地毫無限制現存旗蒙各部落皆受其鈐制急難拔出復將滋事漢回各頭目及逆首白彥虎伯克胡里盡行收去為之爪牙而猶外假和好之名與我相持乘機觀變是中國現有之新軍兵民俱無客勇朝撤則諸患夕起因此客勇不能撤兵民部眾亦無整頓之期遲延日久一旦客勇饑潰雖內地亦將糜亂何暇遠畧是時關門以外俄人固可坐收況海內諸變又將相乘而起乎故曰俄患無勇患則不速勇患無俄患則不大也

防患緩急

西陲之事隱憂顯患內外鈞連者既如此然則防患之道孰為急曰撤兵為急今外象粗平而關內外分防客勇十餘萬久停不撤決無不生變故之理變端已露則悔之無及何如預為之防或慮其急則生變然知而防之雖變亦小因循不辦則其患大故曰不如速撤之為愈至俄國邊情向來見可而進知難即退使我無可乘之機彼亦決不冒昧近年來彼方以靜制動以逸待勞運謀蓄勢專候乘我之弊若再不務本計反務鋪張內患一作使彼得乘機深入不但西陲淪沒更難復收且恐內地伏莽及海防諸變皆將乘機並作譬如治病俄國邊患本病也即投以葯餌亦非急切所能見功客勇之患標病也施以方劑立可奏效苟標病不除本病萬難著手故曰今日籌防之術宜緩其外而急其內也

光緒四年九月

日李雲麟謹呈

